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十四回 宗澤定計破兀朮

卻說岳飛次日部領眾將，與胡賊列兵於太行山下。兩陣對圓，虜將拓跋耶烏躍馬橫刀而出。岳飛驅動一班戰將，殺過陣來。拓跋耶烏舞刀還戰，二騎才交，岳飛輕舒猿臂，只一合早將金將活捉馬上。張憲、王貴乘勢殺進中軍，殺得金兵落荒四下逃走，獲其馬匹、乾糧不計其數。岳飛大軍遂屯於太行山下，將乾糧、馬匹盡散與士卒。士卒得食，各歡呼願效死門。且說殺敗金家小卒報與主將黑風大王：「即今大宋有一枝人馬，勇不可當，近日疊連與吾軍放對，已生擒了萬戶王崇、千戶阿裡孛。拓跋耶烏領去的人馬，都被殺荊。黑風大王聽了大怒，即引三萬憤戰胡兵，前抵太行山前，擺開陣勢，欲與宋將放對。宋陣中門旗開處，岳飛挺槍躍馬而出，大罵：「剿不盡的胡蠻，又敢來哉！」舉槍直取黑風大王。黑風大王舉兵器交還。二人戰上數合，黑風大王措手不及，被岳飛一槍刺於馬下。正是：不知壯士歸何處，只見征鞍染血紅。

岳飛既刺死金將，驅動部下人馬四下追殺。殺得胡兵猶如風捲秋林，橫屍十里，解甲拋戈納降者，不可勝數。岳飛鳴金收軍，欲就王彥，致恐王彥疑忌，乃引兵迳往東京，再投奔宗留守。岳飛一行人到汴京，進見宗澤，備言近日與金兵交戰，連贏數陣，河北制置使王彥不肯相容，故得來投奔。宗澤喜曰：「自將軍奪官離東京後，各處報胡虜入境，殆無閒日。嘗約張招撫出兵截擊，未見捷音。今將軍殺敗胡賊，衛州漸紓其急，實將軍之功也。吾當奏知。」飛曰：「我等願從留守指揮，補報朝廷，豈敢專望賞功。」澤曰：「賞功懲過，乃朝廷盛典，非澤所得私。」即具表，遣人詣京師奏升岳飛功績。

高宗見奏大悅，差使命齎官誥到東京，加升岳飛為留守司統制。使者承旨，迳來東京見宗澤，宣讀升岳飛誥命。岳飛拜受已畢，澤設酒禮款待使人，因問曰：「近日朝廷有何急切消息？」使者曰：「近日聖旨，令有司預備儀仗車駕，欲幸揚州。士論洶洶，惟此事實急切。」澤聞之驚曰：「車駕如幸揚州，中原隨即陷沒矣。」因遣人隨使抵京師上疏曰：「京師天下腹心，不可棄也。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，王欽若江南人，勸幸金陵；陳堯叟閩中人，勸幸成都；惟寇準毅然請親征，卒用成功。陛下今正當以澶淵之事為鑒，駕回東京，以係中原之望。

乘天下戴宋之德未泯，義旗一呼，豪傑響應，親御六龍，直抵沙漠，悖天之胡虜必能剿滅矣！何堂堂天朝，無一二大臣倡為興舉，惟識今日駕幸揚州，明日駕幸金陵，專為退避狄人之計？

臣老病，死不足惜，第恨二聖未還，疆土未靖。願陛下留神審察於斯。」高宗覽疏，以示黃潛善、汪伯彥。汪、黃見疏，皆笑以為狂。樞密張慤獨曰：「如澤之忠義，若得數人，天下定矣！何畏乎金賊哉！」汪、黃無語，而帝竟幸揚州。

是時大金皇帝聞高宗車駕幸揚州，即遣人令黏沒喝、訛裡朵、兀朮等進兵。使者領命，頒知各路去訖。卻說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，分兵趨河南，謀侵東京。邊庭消息報入汴京來，宗澤聞之，聚集諸將佐劉衍、劉達、閻中立、郭俊民、李景良等，商議退金兵之策。時澤差岳飛往救河南之圍，不在軍中。

劉衍進曰：「兀朮乃金國最驍勇者，今部兵遠來，利在速戰。願留守假行奇兵二萬趨渭州，從間道絕其輜重，更得一將趨鄭州，以分其勢，留守深溝高壘，堅壁勿與戰。彼深入吾地，欲前不得鬥，欲退不得還。吾以奇兵絕其後，使野無所掠。不出十日，而兀朮數萬之眾盡為鬼也。」澤曰：「此計甚妙，只是無人敢部兵趨鄭州以分其勢。」言未畢，一將應聲而出曰：「某雖不才，願與劉將軍同退金兵。」眾視之，乃宗澤帳前偏裨將劉達也。澤曰：「劉顯忠一行必能成功。」即付以二人各精兵二萬。劉衍、劉達辭宗澤領兵去訖。澤遣小校會各處附近人馬，戒諸將保護河梁，以俟大兵之集。

卻說兀朮離燕地渡河，將近淮南，與黏沒朵、斡離及在軍中點集諸胡兵，剋日進攻汴京。哨馬報：「宋將兵出滑、鄭二州，扼吾首尾，元帥須作持備，宗留守之兵不比他人。」兀朮大驚曰：「人傳東京宗留守深得民心，部下將佐甚有調度，吾未信。今日觀其行兵，果不虛也。」即下令軍中，將人馬由鄭州從白沙進發，若遲緩，吾軍難以進退。」眾胡兵得令，正欲起行，斡離及曰：「河梁近岸俱是宋兵把守，彼知吾軍深入，日夜持備。倘過去，宋軍從後趕來，誰人可敵？」兀朮驚慌無計。黏沒朵曰：「元帥不必重慮，我這裡千軍萬馬，豈懼一河梁哉！乘今夜將眾分作二隊，密密而去。再遣人將河梁折斷。待宋軍知吾離了河南，部兵來追，一時無橋樑可渡馬，焉即趕及我哉？」兀朮從其計，吩咐軍中今夜準備離營。眾胡兵各披掛，掩旗息鼓，悄悄沿北岸而去，隨後將河梁盡行折斷。果是其夜黑霧遮天，不辨東西。兩岸宋軍並不知胡賊離了大寨。兀朮行及數里，哨軍報宋營並無動靜，以手加額曰：「此天賜吾功也！」近天明，日出霧散，對岸宋軍平空一望，河梁俱被折斷，胡虜不見一個。眾軍來報知劉達，達曰：「此必兀朮知吾屯大軍於此，恐襲其後，故乘夜斷河梁而去，獨虜定從白沙進攻汴京。」即遣人持書至滑州，會知劉衍進兵。差人接了文書，連夜來見劉衍。劉衍即整點甲士，從鄭州路進控兀朮來兵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兀朮引眾胡兵抵白沙地界，去汴京不遠。都城軍民聞知兀朮兵到，各懷震恐。聲息傳入府堂，僚屬慌入與留守計議。時澤正對客弈棋，及聞金兵近城，眾僚屬無措，笑曰：「何事張皇！吾已豫遣劉衍等部精兵在外，必能禦敵。曉諭都城百姓，不必驚恐。」乃召過何賢曰：「與你精銳數千，於白沙峽道三十里守候，敵人深入，聞信炮響，可將兵續出敵後，斷其歸路。」何賢領計去了。又喚過郭俊民，密計曰：「你領輕騎二千，從旁道小路，潛在山口，遙望兀朮營寨，以觀動靜。待劉衍大兵與胡虜對敵，爾從山坡後鳴金擂鼓。彼未知虛實，不必與戰而自慌亂也。」俊民聽令，引兵去訖。又遣人以密計授劉衍。宗澤一分撥已定，自與一班眾僚屬登城觀敵。

卻說兀朮卒領五萬金兵，與黏沒朵、斡離及長驅繞鄭州抄白沙而進，將近東京地界，哨馬回報，宋軍並無人迎敵。兀朮懷疑，與眾議曰：「往常攻別郡，無將迎敵可信。東京宗留守，吾聞其人足智多謀，今日不放軍敵對，莫非有計策？」眾胡將亦以為然。言未畢，忽滑州路口一彪軍馬，旌旗展卷，槍刀密布，為首一員大將，口方面圓，金盔銀甲，乃東京有名將家劉衍是也。

大罵：「逆天驍奴，不識時勢，屢次侵擾中華，今日先將這匹夫試吾利刃！」兀朮靠住陣腳，手持長槍，躍駿騎而出，大叫：「今日早早獻了東京城池，駐吾人馬，令爾大朝皇帝尊我金國為主，割地與吾講和則休；若不允，教爾中華寸草難留。」劉衍大怒，舉刀直取兀朮。兀朮挺槍來迎。兩騎戰未十合，劉衍勒馬望東路而走。兀朮見劉衍戰敗，揮動胡兵，乘勢殺入。宋軍遺下輜重乾糧遍滿郊野，胡眾各相爭鬪劉衍停住馬，又戰數合復走。兀朮戰得怒激，不捨趕去。將追二十里地，見前面盡沙石路，兩旁俱是亂山。兀朮勒轡與黏沒朵曰：「宋軍莫非計否？」黏沒朵曰：「此處乃係陷地，必是圈套。元帥可令後軍速退。」兀朮驚慌不迭，撥馬殺出原路。前軍劉衍見兀朮人馬紛亂，放起號炮，引本部精兵掩殺將來。金兵大敗。兀朮走回十里，忽峽道旁金鼓齊鳴，數千精銳宋兵截出，為首一員勇將何賢大叫：「兀朮早下馬受擒！」兀朮不敢戀戰，與黏沒朵、斡離及拚力刺殺出。何賢勒馬後追。兀朮等且戰且走，部下人馬損折大半，急領眾騎望平山而逃。才行一里，山坡後喊聲大震，金鼓不絕。兀朮又驚又疑，奔出小路，望鄭州逃走。